

# 红色史诗电影如何体现综合艺术的创造力?

■文祁海

以新视角评析电影《上甘岭》的经典价值



术,在众多艺术门类当中,电影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可具备融汇多种艺术和技术手段之长为我所用,其表现力之丰富多彩,优于文学、戏剧,电影如不发挥这种综合性优势,就太可惜了。

以优秀电影导演沙蒙为核心的《上甘岭》创作集体,迎难而上,制定一个很高的追求目标:全面出新。无论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美术、置景、照明、音乐、剪辑、烟火等各部门,都要达到高精尖水平,凝聚成强大合力。这支精英团队说到做到,完全达标。观众看这部两个多小时的黑白片不嫌长,没有昏昏欲睡,反而越看越来劲,都说:太好看了!

## 史诗电影也有好看

《上甘岭》是反映重大战役的史诗风格大片。当时,这类影片的样板是苏联二战题材电影《攻克柏林》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均采用类似纪录片的全景式结构,着重展示大场面,故事和人物都较弱,有点像平铺直叙的流水账。

《上甘岭》编导认为这种模式不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历来爱看小说和戏曲的中国百姓,希望电影也要有故事有人物。于是,《上甘岭》敢于突破苏联战争史诗大片的模式,既表现了上甘岭战役表面阵地的激烈大战,战争场面火爆壮观,有史诗气派,但全副以戏剧性结构为主线,主要篇幅是描写一支志愿军小连队坚守地下坑道的战斗生活,有利于集中笔墨编织故事和塑造人物。

这部战争史诗大片很讲究故事性,重视悬念,设置了异常尖锐、复杂的戏剧矛盾。一是外部矛盾:这是一场地上与地下的奇特攻防战。敌军封锁坑道洞口,施放毒气,切断水源和后勤补给,敌强我弱,我军能否化险为夷?二是内部矛盾:我军指战员多是文化不高的农民出身,在现代化战争中如何克服狭隘、畏难、急躁、盲动等心理障碍?这些都使战局发展和人物命运特别扣人心弦。

这部战争大片重视张弛节奏,不是只见硝烟鲜血,故事和人物还汲取了喜剧片、青春片、打情片的手法,拍得很活,很美。

影片的“猛张飞”连长张忠发,颇有粗犷大兵的喜感。他打了胜仗乐得手舞足蹈,犯了错误就假冒战士和老首长打哈哈遮丑。但他粗中有细,会耍真真假假的妙招欺骗敌军,这些描写都充满情趣。坑道里还有不少欢乐活泼的生活细节,如小战士乘报务员不备偷玩报务机,一帮大男人像小孩一样在坑道扑捉小松鼠,都挺搞笑好玩。

坚守坑道的连队是男性世界,《上甘岭》为避免拍成单调枯燥的“和尚戏”,增加了一名年轻女性角色——卫生员王兰。她是新中国的知识青年,其外形、气质、语言、动作的设计有别于农民战士,突显了她的青春朝气、文化气息和浪漫色彩(如战后不忘将小松鼠放归大自然),增强了这部战争片的美感。有一段戏描写王兰想象自己“见到了毛主席该说什么”的美好憧憬,特别具有女生爱幻想又羞涩的清纯特点。更富有艺术美感的一笔,是王兰领唱,男兵们合唱的一首向往和平的思乡曲《我的祖国》,唱出“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柔美歌词,充满诗情画意,既调节了影片的张弛节奏,又有利于刻画人物的情怀美,说明志愿军战士是为保卫和平而战,显得更感人更可爱。

在实际生活中,上甘岭前线的连队卫生员没有女兵。虚构王兰这一角色有新意,但容易被斥之为“不真实”。编导灵机一动,将王兰的身份设计为团部卫生队的卫生员,下坑道连队检查防疫工作,战斗打响了出不去,就留在坑道参战,这就合理可信,观众可以接受。由此可见,艺术创新不能一遇到困难就往回缩。

60多年前,电影创作有诸多禁忌。《上甘岭》敢于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首次引进青春片和抒情片等类型片手法,这种大胆破格的勇气尤为难得。

## 史诗电影的“电影化”

《上甘岭》可看性强,还在于不仅故事好和表演好,也很重视声画造型、蒙太奇剪辑和镜头调度,真正做到“有声有色”,大大丰富了电影的表现力。

该片大部分情节是内景——狭小昏暗的坑道,由于画面景别、拍摄角度、道具陈设、镜头分切、镜头推拉摇移、环境光源(巧妙运用油灯和射入的阳光)的设计变化丰富,与演员的生动表演配合得好,因此,坑道内的戏并不会呆板枯燥。

但编导还是力求镜头不要完全局限在坑道里,借助蒙太奇的时空交错灵活性,让内景与外景交叉调节,不时“跳出”坑道。设计坑道外的战斗场面还不算难,最令人叫绝的神来之笔,是战士们合唱《我的祖国》时,随着清新优美的女声独唱和雄浑的男声合唱歌声,镜头“飞”出去了,飞到了千里之外的祖国,进入阳光明媚的广阔天地,展现一幅幅大好河山的美丽图画:长城雄姿、黄河金涛、三峡秀色、桂林山水、黄山奇峰、黄果树飞瀑,还有现代化的工厂、电站、海港……

这种类似风光纪录片的音画组合(比MV早出几十年),并非过场,而是剧中人物的主观想象镜头,与故事片有机融合,有剧作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歌曲多是独唱或混声合唱,《上甘岭》的“女声领唱+男声合唱”,也是电影歌曲演唱形式的创新。

《上甘岭》的短镜头分切得好,长镜头也有新招。如影片开头展现表面阵地的肉搏战,漫山遍野的志愿军战士与敌军士兵贴身打斗,摄影机用类似长卷画的横移运动长镜头,连续跟拍多组同时扭打的人群,一气呵成,使普通银幕画面产生宽银幕的视觉冲击力!

最能体现电影声画综合表现力的华彩篇章,是我军大反攻的一组内外景组合,其光效设计、剪辑节奏、人物造型、镜头运动、音乐配器等,合力创造出大泼墨与细工笔融为一体的电影语言。但见:银幕闪现万炮齐放的超短镜头(每个只有几秒),节奏极快,尤其是一道道疾速划破夜空的火箭弹道,光感和动感特强。突然,音乐快强节奏变为舒缓,外景的快速动态接上内景的雕塑感静态:坑道口,志愿军战士手持战旗凝视洞外,等待出击,因为通道狭窄,队伍是一人紧接一人的单列,移动长镜头慢慢摇过长长的队列,勇士们不言不动,神色坚毅,洞外曙光投射在脸上身上,犹如一尊尊英勇雕像,画外由雄壮的大交响乐队变成抒情的钢琴协奏曲。这组镜头的声画节奏,由快变慢,动变静,重变轻,大起大落,不仅变化丰富,而且颇有神圣庄严之感……65年前就能设计出这样别致的电影语言,天才手笔!

《上甘岭》的精髓细腻,还体现在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过场也用心设计。如片头的演职员表字幕衬底,当时多数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只用一幅红布之类的单色衬底,画外配乐交响乐;交代历史背景只用类似教科书文字的字幕和解说,都较简单生硬。《上甘岭》演职员表衬底改用美术作品——五幅重现志愿军浴血奋战的绘画,画外是雄壮的大合唱。交代战役背景不用字幕,是钢笔字特写镜头——志愿军战士的1952年“战斗日记”,旁白是日记体语言。这就使影片开篇更具史诗气派和艺术气息,一下就抓住观众。

在“电影化”方面,直至今天,许多国产片都尚未过关。不少电影导演其实混同于舞台导演或电视剧导演,完全依赖故事情节和演员表演,不懂得借助电影的特有手段,这就应该借鉴《上甘岭》,好好补课了。

## 创新勇气与工匠精神

我们不苛求每一部电影都具有很全面的综合艺术表现力,一部电影如在某一方面有明显优势,也是影坛百花的一朵,也算成功。但是,电影如能像《上甘岭》那样博采众长熔于一炉,就最具有电影本体的特质个性。

重新研究《上甘岭》,我们看到: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多才多艺的过硬功力,都集中体现在一支创作团队身上,堪称新中国电影史上一大奇迹,值得任何题材、类型的影片学习。

比照《上甘岭》,当下一些粗制滥造的影片,其创作人员就不要再找种种理由为自己的无能辩解了,更不能玩“功夫在诗外”的公关手段沽名钓誉。

上甘岭战斗精神永存!《上甘岭》创新精神也永存!

# 有一种情怀叫“相思树”

■文/温馨

2021年1月13日,在内蒙古阿尔山最寒冷的季节,我和丁震导演带着真诚的感恩,带着电影《守望相思树》,回到了千里冰封的阿尔山,回到庄严肃穆的国门,回到习近平主席关注的三角山边关哨所那棵傲雪挺立的“相思树”下。我们要向哨所报告,向种下“相思树”的军嫂郭凤荣报告——一个真实、质朴、美丽的“相思树”故事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留下了它的足迹,“相思树”故事留在了世人心里,也将继续、永久地流传下去,激励一代又一代军人军嫂为强国强军贡献力量。

## 从故事到作品 从感动到行动

2014年,习近平主席迎风踏雪,专程来到陆军驻内蒙古某边防连三角山哨所,亲切看望慰问戍边官兵。因看到哨所门前有棵樟子松,他便询问起这棵树背后的故事。原来,20世纪80年代,在一次巡逻途中,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时任该连连长李相思为救战友生命壮烈牺牲,他的妻子郭凤荣为寄托哀思,在丈夫驻守的哨所旁种下了这棵樟子松,取名“相思树”。郭凤荣回到家乡,独自抚养幼子长大成人,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条件,她用一生守候着这棵傲雪挺立的“相思树”,期盼着丈夫的归来……2010年,身患癌症的郭凤荣临终前嘱咐家人把她的骨灰撒在丈夫牺牲的哈拉哈河,“终生陪伴丈夫驻守边关”。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家乡的朋友给我讲起了这棵“相思树”的故事。听到故事的瞬间,我被边防军人和军嫂刻骨铭心的爱情所打动,甚至觉得那已经不是普通意义的忠贞不渝,而是一种军嫂特有的信仰——人在时,我与你相思相依;人去了,我与你相守相望……

此后,“相思树”像一颗种子一样留在我心里,久久挥之不去。我作为军属,又是从内蒙古电视台走出来的新闻工作者,把“相思树”这个感人故事搬上银幕,那一定是件有意义的事。

心动化作行动,我决心要打造一部近30年来中国屏幕上鲜见的军嫂题材电影。

为了深入了解“相思树”的故事,我和编剧胡金岚走进了三角山哨所,真正深入生活,扎根实地采访。在哨所,我们不仅采访了现役边防官兵,还采访了李相思连长的战友等多位退役官兵。他们的经历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们。一代代戍边人和他们的亲人,用艰苦与牺牲,用隐忍与坚守,在风雷边防线上,锻造了一道巍峨屹立的钢铁长城。

我们想用最平实的方式,还原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向英雄致敬、向军嫂致敬。

## 情怀超越名利 坚持赢得支持

2019年6月,开机的日子渐渐临近,因为不是商业题材的电影,没人愿意投资,资金的压力日益增大。此时,我无意中翻出对李心的采访录音。李心是李相思烈士和郭凤荣嫂子唯一的儿子,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他的声音平和、低沉,言谈中好像刻意屏蔽了语气。从那隐忍的讲述中,那看似不经意的回忆中,我听到一个从小经历人生苦痛的男人对现实生活的满足,对所有过往的感恩,对父母的怀念,对未来的期盼……我下决心,一定要让他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父母的爱情,看到那个年代的家国情怀!

筹备过程中我也得到了很多鼓励,中国人物传记电影泰斗级导演丁荫楠前辈对我说:

“你们做的这个题材属于主旋律、正能量的文艺片,我会全力支持你们!”导演丁震也表示,他会“使出浑身解数”,讲好“相思树”的故事。

当主创团队成员共同拥有一个超越了金钱的奋斗目标时,这种力量一定也是金钱换不来的。

经过不懈努力,特别是几位好朋友全力支持,2019年8月22日,我们的电影《守望相思树》正式开机了。开机仪式上,几位电影表演艺术前辈宋春丽、赵晓明、祝新运、韩月乔老师表示,一定要当好绿叶,为整部电影添彩。主演朱研(饰演军嫂)、李槐龙(饰演牺牲连长)、呼斯楞(饰演巴图)等青年演员也纷纷表示要竭尽全力,用心诠释好角色。

连续数月的筹备终于告一段落,我的心放下了一半。可我怎么也没想到,真正的艰难才刚刚开始。制作费用超出预算,阿尔山地区天气原因影响拍摄进度,20世纪80年代的道具枪没地方找……团队努力克服种种困难,拍摄顺利进行着。就在我们准备迎接胜利曙光的时候,主演朱研在拍摄地突然遭遇车祸,锁骨粉碎性骨折,四根肋骨骨折,车辆当场报废。好在手术顺利,朱研得到很好的治疗。可是,主角受伤,后边的戏怎么办?丁震当时脑子里也一片空白,直到他的灵感被一盆发财树触发了。于是,借助写信来完成后续的故事讲述,用发财树的“前世今生”表现当代年轻军嫂情感并照应“相思树”的想法应运而生……

影片拍完了,一向精益求精的丁震又亲自操刀,历经50多次精剪才终于完成最后的工作。2020年5月31日,拿到电影局“龙标”的那一天,看着公映许可证上第100号的字样,我很欣慰《守望相思树》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留下了它的足迹,“相思树”的故事留在了世人心里。

## 讴歌家国情怀 谱写人间大爱

电影《守望相思树》上映后,立刻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在军人军属群体引起了强烈反响,观众大都是流着泪走出影院的。他们说这是一部有爱、走心的军旅爱情片,也是一部无言、生动的国防教育片。

三角山哨所战士王挺流着泪说:“老连长和郭凤荣嫂子把一生献给了边关,我们也要用生命守卫祖国,请习主席放心!”哨所现任连长王禹博动情地说:“这部电影讲的是老连长和老嫂子,实际上也是无数军人和军嫂的动人故事,表现了人民军队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激发我们更加自觉地不负主席嘱托,聚焦准备打仗,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这部影片从孵化立项之初就得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被列为自治区年度(2019—2022)重点电影项目,2020年,影片被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列为庆祝建党100周年重点献礼影片……

当我把影片寄给李心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把英雄老连长李相思和嫂子郭凤荣感动天地、家国大爱的故事搬上大银幕,让动人的爱情故事永世流传,为忠贞坚守的军嫂群体发声,再多的困苦都是值得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对于我个人而言,任何时候,我不能忘记自己的家乡,不能忘记自己的军旅缘。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新闻工作者,我将勇敢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作者为电影《守望相思树》出品人、总制片人、联合导演)

